

萬有文庫

第一集簡編五百種

王雲五主編

英雄與英雄崇拜

(上)

嘉萊爾著

曾虛白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英與英雄崇拜

(上)

嘉萊爾著

曾虛白譯

漢譯世界名著

英雄與英雄崇拜

目次

第一講	一
成神的英雄	
奧定	
異端教——斯干狄那維亞的神話	
第二講	六五
成先知的英雄	
摩罕謨德——回教	
第三講	一二〇
成詩人的英雄	
但丁	
莎士比亞	
第四講	一七七

成教士的英雄 路德——宗教改革 腦克斯——清教

第五講……………二三六

成文學家的英雄 約翰孫 盧梭 彭士

第六講……………三〇一

成王的英雄 克倫威爾 拿破崙——近代革命家

英雄與英雄崇拜

及歷史中的英雄性

第一講

成神的英雄 奧定 異端教——斯干狄那維亞的神話

(一八四〇年五月五日，星期二。)

我們現在想把「大偉人」稍稍討論一下，研究他們在人世的事業中取何種形式顯現出來。在人世的歷史上他們所取的形態如何，一般人對他們的感想如何，他們的工作是什麼——明瞭地說，我們要討論「英雄」和他們所得的待遇及所做的事業；這就是我所稱的「英雄崇拜」及人類事業中的英雄性。顯明地這是個廣大的題目，像我們這樣泛泛的討論，自然不能發揮盡此中

的意義。這是個大題目，簡直是個廣大無垠的題目，像「宇宙史」一般的廣大。據我私見，「宇宙史」是人類在宇宙中種種成就的記載，其實也就是「大偉人」在此中工作的實錄。這些大偉人做的是人羣領袖；凡羣衆想做，想得的一切多由他們捏着型，打着樣，說得廣泛些，他們簡直就是創造者；我們眼見世界上羅列着業已成就的林林總總，要知這就是「大偉人」們思想外爆而形成的物質結果，是他們理想的實現，意象的形體化；下一句確切的斷語，這些事物的歷史，就是世界史的精華。我們想討論這樣一個題目，明顯地是不能勝任的了。

所以自慰的，這「大偉人」不論你接近他的方式如何，反正總是有益的伴侶。我們觀察他時，雖祇窺見了一鱗片爪，總多少得到一些好處。他是一道光明的活泉，靠近着就安寧悅樂。這光明照澈了世界中從古迄今的黝暗；這光明不祇是一檠燃着的油燈，卻是從天而降自然的光芒；是一道流動的光泉，激濺着本能的內視，衝盪着人格和英雄性的莊嚴；——一切靈魂沐浴在這種光泉中，自會感到舒快。不論你的傾向如何，走近他一片片刻，你決不會發生惡感。在這裏我想從距離極遠的國家中和相去極遠的時代中選出足為代表的「英雄」分成六大類，外形上雖完全各異，可是

把他們忠實地仔細觀察，一定可以給我們許多啓示。祇要觀察得透澈，我們就可以瞥見世界史的精髓。我這一次，祇想用種種方法，使諸君明瞭這「英雄主義」的意義；明瞭在各時期中一個「大偉人」與其他人類間所發生的神性的關係（我用這樣稱呼是確當的）；然而，這決不能發揮盡這個题目的含意，祇好算是開掘罷哩！不論怎樣，讓我來做一次嘗試。

宗教在各種意義上是一個人主要的事實，這句話的確是顛撲不破的名言。不獨是一個人的，並且也是人所聚成的一個民族的。祇是我所說的宗教，並不是人們所信仰的教會信條，也不是他們口頭或用別種方式表示着崇奉某某的契約；完全不是這種，有許多地方簡直可以說沒有絲毫關係。我們眼見形形色色的人崇奉着形形色色的信條，得到或值當或不值當各種程度的結果。這卻不是我所說的宗教，祇是一種職業，一種主張；這種職業和主張，祇是從人類外表所產生的，最深也不過從他心靈的辯證部份中發出來的。可是另有一種東西，受着人類真實的信仰（對己對人，信仰者卻並不主張着牠）；經人類誠懇地放在心頭，確認牠繫屬着自己與這神祕的「宇宙」間種種重要的關係，——和自己在其中的職責和命運，這就是他自己基始的東西，創造地決定其餘

一切。這纔是他的「宗教」；或者可以反過來說，是他的懷疑主義和「無宗教」；在這態度中他感到自己精神上與「看不見的世界」或「無世界」的相通；因此我要說，你若能告訴我這是什麼東西，你就告訴了我人是什麼，人要做的是什麼。所以我們研究一個人或一種民族，第一樣就得問他信仰的是什麼宗教？是不是「異端教」——崇奉多神，祇認識人生神祕中感知方面的表現，而以「物質力」為最重要而可見的原質？或者是「基督教」；信仰一個「不可見者」；不獨認他真實，並且認他是惟一的真實；「時間」就是極短促的晷刻，都奠基在「永生」的上面；排除了「物質力的異端王國」；代之以比較高貴的權威，「聖潔」的統馭？或者是「懷疑主義」；對於「不可見的世界」和除瘋狂以外的「人生神祕」總是徬徨疑慮；——不獨懷疑一切，還要不信一切，一筆抹殺地否認一切？你若能確切地答復了這些問句，你就把一個人或一種民族歷史的精華全部告訴了我們。思想本來是事業之母；而感覺又是思想之母；他們內在不可見和精神上的東西決定了他們的外表和現實；——所以我說，宗教是他們主要的事實。我們的演講範圍既有限制，最好還是先從這問題的宗教方面着手。瞭解了一端，一切不難迎刃而解了。所以在許多英雄中，我們選定

斯干狄那維亞「異端教」的中心人物，與定做第一個英雄，因為他足為極廣大的萬物做一個代表的徽幟。現在且讓我們把這「英雄主義」最古原始的形式，「成神的英雄」略略研究下子。

當然這「異端教」彷彿是一種極奇特的東西；我們現代人看來，簡直有些不可思議。祇覺是迷夢，紊亂，虛偽，荒誕所組成的錯綜支蔓的藁莽，滿佈在人生的全面積！我們看了牠就充滿了駭異，若是可能，簡直是充滿了不信——其實，你說神智清明的人們，張大着眼睛，卻會鎮靜地信奉遵守這樣的一套教理的，確是不易瞭解的。說什麼人們應該把同類的人當作上帝膜拜，不獨是人，就連一木一石，各種有生機無生機的物類莫不有膜拜的資格；又趁着他們的意志，這些幻象的迷茫之混亂，組織成一種「宇宙的理論」：凡這種種，看着都像不可信的神話。然而他們的確這樣做，卻是極明瞭的事實。在這種誤拜錯信糾紛難辨的駭人藁莽中，人們，像我們一樣的人們，卻真能遵守着習慣着。這確是異常不錯，我們見了人類內在黑暗的淵深，也許要感傷沉默；雖然看他達到了純潔視象的高巔，也要色然而喜的。這一切都蘊藏在人類的內在，古人然，今人亦然，在一切人中；也在你我中。

有些猜測者們另有一種簡短的方法來解釋「異端教」；他們說，這祇是虛誇，欺詐，牧師的騙人術；沒有一個神智清明的人會相信牠——祇能騙那些愚儂者流去膜拜信仰！我可要說，這種說法簡直把人類的事業和歷史擅加假定，我們的責任，應該大家起來反抗的；我在這裏，在這門限上，爲「異端教」爲凡可以引導人類在世界中前進歷若干時的一切學理，提出嚴重的抗議。既稱學理，當然各自有一種真理，不然那兒會得人們的信奉。虛誇，欺詐，的確有的是；在宗教中，特別在接近衰敗時期的宗教中，這種現象的確多得駭人；然而，虛誇可決不是這些東西創始的原動力，決不是這些東西的生命與健碩，祇是牠們的病徵，是牠們快要死亡的預兆！願我們記住這一點，不要忽略過了。我以爲，他們說虛誇中可以產生信仰，雖說的是野蠻人，也是一種極可憐的假定。虛誇給不了生命；所給的祇有死亡。我們若不能排除虛誇，祇從虛誇方面觀察東西，什麼東西都不能透視到真實的心；我們和一切人類的責任，祇應該把牠當作一種疫癘，一種腐爛，盡力把牠驅出我們的思想，像把牠驅出我們的行爲一樣。不論那種人，生成都是虛誑的仇敵。就在「喇嘛教」中，我也找到了一種真理。不信你讀德納 (Turner) (註一) 到這國裏專使的紀載，你就信我的話。這些可憐的西

藏人他們相信「上天」在每一個時代中總要叫他自己的化身降生世間。他們心底裏實在信仰着一種「教皇」說得更確切些，他們深信世間必有一個「最偉大者」。「他」是找得到的；找到了，我們該竭誠的馴服供養這就是「大喇嘛教」的真理；祇有「可以找得到」這層見解是牠的錯誤。西藏僧徒自有方法去尋找那一個是「最偉大的」那一個適合統馭他們。方法當然卑劣；以為某種血統的長子必是這個人——可是這比我們的方法糟多少呢？咳，好方法是不容易有的！——我們若肯先承認這「異端教」在牠當時，一切崇奉者都虔誠地信牠是真理，那就開始有機會可以瞭解這「異端教」了。我們且假定當時人的確虔信「異端教」的；這些人都是張大着眼，神智清明，像我們一般的人；假使我們生在那時，也會跟着他們的信仰。然後，再進一步問，「異端教」究竟是什麼？

更有一種比較有價值些的理論，說這些東西都是一種「寓言」。說牠們是詩的心靈的遊嬉；是詩的心靈借着寓言式的神話，人格化的事物，眼見的形像，來影射出牠對於「宇宙」所得到的認識與感知。他們說，這跟人類本性中一種原始的原則也暗相符合；那就是當一個人受到極強烈

的感覺，一定掙扎着要設法說出來，要把牠化成眼見的形質顯現在面前，彷彿有一種人生和歷史的真實寄託在那裏。這種心理至今到處可以遇到，雖在不是那樣重要的東西中的確這種原則是有，是人類天性中最淵深的奧微；我們可以確信在這種現象中根本上有牠在那裏活動。所以他們把「異端教」的假定完全地或大部份地歸納到這種主動力，我認爲比較有些價值；可是還不能說牠是真實的假定。你祇想，一種寓言，一種詩的遊嬉，就能得我們的信心，做我們生命的嚮導嗎？我們需要的不是遊嬉，卻是懇摯，生活在這世界上是一件極懇摯的事情；死也不是一個人的遊嬉。沒有人把生命作自己的遊嬉；生活着是件嚴重的現實，一樁端莊的事件。

所以我覺得這些主張寓言的理論家雖向着真理的路上走，卻也沒有達到真理。「異端教」的確是一種「寓言」，一種人們對於「宇宙」的感知與認識之「象徵」；可是，凡是宗教，那一種不是這樣的一種象徵，祇跟着人們的感知與認識隨時變換罷了；所以，我以爲這種理論是走入了歧途，不，簡直是顛倒了因果，把結果和結束裝做了原始和動力。人類的要求並不要什麼美麗的寓言或完美的詩的象徵；他們要知道怎樣去信仰這個「宇宙」；在此中該取的是那一條路徑；在他

們神祕的生命中，該希望的是什麼，該畏懼的是什麼，該做的是什麼，不該做的又是什麼。天路歷程是一個寓言，一個極美麗，極公正，極嚴肅的寓言；可是你想彭揚的寓言能比他所象徵的信仰先有嗎！當然這信仰是先在那裏，早就得了羣衆的信奉；——然後這寓言纔能做成牠的一個影子；這影子雖十分嚴重，可是比着牠詩意地象徵的那嚴重事實和科學式的確定，我們卻還能說牠是一個遊戲的影子，是一種幻想的玩弄。所以，寓言是從確定中產生出來，牠不能產生確定；彭揚書中不這樣，什麼事情中都不這樣。因此，講到「異端教」我們還得研究，究竟這種科學式的確定，造成這一大堆紊亂的寓言，錯誤和混淆，是那裏來的？牠是怎樣的，牠是什麼？

當然，在此地或不論什麼地方，想要「解釋」這種遼遠迷惘，像雲霧般模糊的「異端教」的混亂（Imbroglione）（註二），簡直是一件愚傻的事情——我說牠祇像一堆雲陣，決不像遠處有堅實土地和事實的大陸！牠早不成事實的了，可是在以前卻確是事實。我們該知道這一堆彷彿像雲陣的東西，的確以前有現實的存在；既不是詩意的寓言，更不是那些蒙混與欺詐把牠創造出來的。我說，人類向來不肯信任無聊的歌曲，更不肯把他們靈魂的生命去冒寓言的險；人類在各時期中，

特別在古時懇摯的時期中，常有一種偵覺虛誇的直覺。現在讓我們暫置這虛誇的理論和寓言的理論，用着熱情的注意，靜聽那異教時代遼遠而混亂的傳言，看我們最少能否決定這幾個問題：在他們的心中也自有一種事實；他們並不是虛誑和錯亂，在他們可憐的狀況中的確是真實而清明的。

你們還記得柏拉圖的一個幻想（註三）嗎？他說一個人從小在黝暗遼遠的地方長大成人，忽然一天給人家帶到了高空中去看日出。他該怎樣的驚駭，我們日常看慣了淡漠得很的現象，他看見了該怎樣的驚奇！他的感覺像嬰孩般自由，無染，他的智慧卻像成人般的成熟，看了這種壯采，整個兒心靈燃旺着喜悅，一定以為這就像「神」，他的靈魂立刻要倒身膜拜。原始的民族中就有這種嬰孩性的偉大。粗獷民族中第一個異教的發端者，第一個開始思想的人，簡直就是柏拉圖這個嬰孩性的人。像嬰孩般簡單無染，卻像成人般深沉剛毅。他看了大自然還叫不出名字；我們現在把無窮變化的色，聲，形，動，混而名之，或稱「宇宙」，或稱「大自然」，或稱別種名稱——就把一個名稱解決了牠的一切——他那時可還沒有這籠統的名稱。在這曠野深心的人看來，一切都現新奇，

還沒有名稱和方式來遮蔽種種的真相；一切都是赤裸，閃耀他的感知，祇覺是美麗，異常，不可言說。大自然在他心目中，其實該說永遠在一切思想家和先知的心目中，是「超自然。」這一片葱翠燦爛石造的大地，上面的樹木，山川，萬種聲浪的海洋；——頭頂上閃耀着的一片蔚藍的大海；這中間吹拂着的風，變成種種形式的黑雲，一忽兒吐火，一忽兒撒雹，一忽兒倒雨；究竟這些是什麼東西？你說是什麼？老實說我們都沒有知道；我們永不能知道。可是我們早解脫了這種煩擾，並非因為我們得了怎樣高超的內視力；卻因我們變成異常的輕浮，異常的疏忽，正需要着內視力。我們不感到驚奇，祇因為我們不肯想。我們的週圍，緊緊地包圍着重重疊疊的遺傳和讒言，祇造作了許多名稱，把我們的思想關閉起來了。我們看着黑雲裏出火，叫牠「電」，並且淵博地講着演講，還會拿玻璃和絲造出同樣的東西；可是到底這是什麼呢？是什麼做成的呢？從那兒來的呢？到那兒去的呢？科學給我們的固然很多；可是牠若藏起了「混噩」(Nescience)中的那種偉大，淵深，神聖的無極，藏起了那種我們不能深入，而一切科學祇像一層浮面薄膜的無極，那麼所謂科學也祇是淺薄得很的東西。這個世界，雖有了這樣那樣的科學，仍還是一個神蹟；凡能思想者，都覺得牠是奇異，不可信，

魔術性以上的東西。

別的不說，還有那神祕的「時間」；那件無盡的，靜默的，不息的東西，人稱「時間」，流着，沖着，又快，又寂，像包涵一切的海潮，我們和「宇宙」間的一切在這裏面游泳着，像蒸氣，像幻象，一忽兒有，一忽兒無；這的確永遠是一個神蹟；我們看了都應該要啞口無言的東西——因為我們沒有字句可以講論牠。這樣的「宇宙」，咳——叫獷野人怎會瞭解；就是我們又知道了些什麼？這是一種「權力」，是「權力」的萬千變化；是一種「權力」，不是我們自己。這就是了；不是我們，是跟我們完全不同的東西。「權力」，「權力」到處是「權力」；我們自己也是在牠中央的一種神祕的「權力」；『在大道上落一張葉，沒有不是「權力」；不然牠怎會掉下來？』不獨如此，在「無神主義的思想家」看來，設使確有這種事，那一定是一種神蹟，這種鉅大無垠像旋風般的「權力」，把我們籠罩在裏面；永無休止的旋風，像「無極」一般的高，像「永生」一般的壽。究竟這是什麼？宗教家答，這是「神」的創造；這是「萬能之神」的無神主義的科學家支吾地把種種科學名辭和實驗等等來解釋牠，彷彿牠是一樁可憐的死東西，可以裝在賴登（註四）瓶裏在櫃臺上出賣的；可是各時代

的人類，都有他們自然的知覺，設使他們在忠實地應用這知覺，大家都要主張說這是一件活的東西——呀，是一件不可言說，神般的東西；我們經了這許多科學解釋之後，對牠最好的態度祇有畏敬，卑抑着虔誠地拜倒靈魂；膜拜若不用語言，何妨就在沉默中。

現在我還要進一步說：像我們這種時代，實在需要着一個「先知」或「詩人」來教導我們，幫我們來剝掉那些可憐的不虔誠的束縛，那種種名辭和科學式的誓言——古時那些誠摯的靈魂，不受這些東西的束縛，倒先我們做到這個地步了。這個世界，在今日祇有得天獨厚者把牠看做神明，可是在當時，不論那一個張開眼睛看就感到了神明。他是赤裸地臉對着世界站着的。「一切都像神，或就是神」——若安保羅 (Jean Paul) (註五) 還覺得這樣；那碩大的若安保羅，他有灑脫一切誓言的力量；可是他們那時連誓言還有。卡腦浦斯 (Canopus) (註六) 把他藍鑽石般的光明（我們從未見過的那種曠野，蔚藍，像精靈般的光明），照射在沙漠上，是要洞穿到牠所嚮導着在那荒涼曠野中前進的那個依虛瑪利脫 (Ishmaelitic) 人的心頭。這曠野人的心中，全俱了一切感情，可沒有表達他這種感情的語言，看着這卡腦浦斯，彷彿是一隻小眼睛，從偉大淵深的